

插图本

世界著名历险小说经典

所罗门王宝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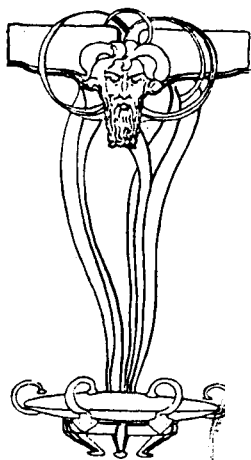
未来出版社

插图本

世界著名历险小说经典

所罗门王宝藏

万省王雨乐观改编



未来出版社

(陕) 新登字 005 号

插图本世界著名历险小说经典

所罗门王宝藏

万省 王雨 乐观 改编

未来出版社出版发行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

(西安北大街 131 号)

陕西省汉中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.875 插页 4 字数 280000

1997 年 8 月第 1 版

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5417-1416-X/I·323 定价：16.50 元

前 言

我经常在想，如果真能乘上时光之船逆文学长河而上，那么在它发源地的那一汪清水中，一定可以看到历险记的汨汨泉眼。人们公认，西方文学之父是古希腊的荷马。他的作品是两大史诗，其中的《奥德塞》就是一部历险记，写了一个叫奥德塞的英雄在海上漂流了十年，最后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故事。我国上古神话中的共工怒触不周山和大禹父子治水，也属于历险记一类。此后，它不断地繁衍，已经发展成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，有神话传说、英雄传奇、民间童话、骑士文学、浪漫故事、科幻小说、侦探小说、历史小说、侠义小说、神怪小说、公案小说等等。它们祖脉相通，血缘相近。历险记也因而成为古今中外叙事文学中的一大主流，拥有无数的读者，特别是青少年读者。

《堂·吉珂德》和《西游记》都是历险记的经典之作。关公千里走单骑和林冲雪夜上梁山，在我们国家更是家喻户晓的故事。

历险记为什么这样受人喜爱呢？首先，这与它的特殊结构有关。历险记的主人公大都是英雄善人，或者至少具有大多数人所肯定的某些品质，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正面人物”。作者刻意设置下恶劣的自然或社会环境，让他们身历其中，前进的道路上险象环生。他们要经受种种磨难，越过重重险阻，但最后大都获得了美满的结果，当然也有失败的。离奇曲折的情节，旋解旋生的悬念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激起了读者强烈的好奇心，便不由自主地与作品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，一道神游，不忍释卷，直到有了结局，方才如释重负。

优秀的历险记不是只以离奇曲折的情节取胜，而且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。如果撇开每部作品的具体思想，来概括一下历险记的普遍内蕴，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指出。一是比较浅显的。它告诉人们，幸福的生活、崇高的境界和完善的人格，不会自然而然地从天而降，而必须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，身历千难万险，才能获得。而第二层意思则比较隐秘。是象征性的。人类具有追求自由的天性，渴望摆脱一切限禁和制约，无拘无束地享受生活的无穷乐趣，享有个人的充分尊严，满足不断产生的各种欲望。但是在现实中，却要受到外界，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限制，个人的充分发展实际上成为不可能。而随着人类社会的从低级向高级，从必然向自由的进步，种种套在人们身上的锁链桎梏就会逐步被打碎，人们生存生活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广阔，会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，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决定的，谁也无法阻挡！历险记的情节发展，实际上正隐喻着这个进程。人们不断地突破自然和

社会的限制的过程，也就是不断地获得自由的过程。马克思曾经说过：“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，支配自然力，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”，是“通过人民的幻想，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”。这也就是说，在现实中，人们受到种种限制，无法摆脱，所以便会在想像中来获取在现实中不可能获得的物质和精神的自由。其实对于历险记，也可以作如是观。顺便说一句，绝大部分神话故事，都可以归于历险记一类。如此看来，历险记在培养人们，特别是正在成长的青少年朋友健康健全的人格方面，确实可以起到非常积极有益的作用。

十八十九世纪，西方出现了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局面。以笛福、斯蒂文森、凡尔纳和马克·吐温等历险记大师为代表的历险记文学创作，同样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。一大批色彩斑斓、风格各异的作品在星光灿烂的文学艺术长空中，熠熠生辉；一大批历险记中的主人公在世界文学的人物长廊中，占有醒目的位置。

历险记文学在这个时期攀上高峰，有着外在的条件和内部的原因。随着西方国家的工业化，那里的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，有了飞跃。他们不再满足于在原有的领域里固步自封，而是渴望在未知的世界里求索。以哥伦布、麦哲伦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探险家，垂涎于古老传说中的东方中国、印度的巨大财富，开始了雄心勃勃的环球航海旅行。辽阔的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印度洋、美洲大陆、亚洲大陆、非洲大陆和澳洲大陆，到处留下了西方征服者和殖民者的足迹。他们雄心勃勃，无所畏惧，敢于为人所不敢为。本套丛书中《怒海扁舟》的主人公布莱船长率领十七人，乘着一条严重超载的小救生艇，淡水和食物十分缺乏，却在风暴怒涛中横渡了大半个太平洋，安然抵达目的地。有人对他们的经历

表示怀疑，断然下结论说：“这不可能！”布莱船长自豪地回答：“这确实不可能，但我们做到了！”可见这时西方扩张主义者胸中汹涌着何等样的胆量和热情。历史上，强大国家在一定阶段的对外扩张是种屡见不鲜的现象，我国在汉唐时代的势力曾远达西域一带，而文学中边塞诗派的出现，便与唐代的拓边政策有关。在对被征服的国家和地区财富进行掠夺中，一部分西方人也不再满足于对物质财富的占有，而是渴望获得精神世界的充实。达尔文在对世界各地景物的观照中，创立了伟大的进化论；而大批传教士更是用心中对上帝的巨大热情和忠诚信仰，把西方的宗教价值观推向全球的每个角落。毫无疑问，西方人的扩张给被侵略、被征服地区的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；而对那些民族的社会发展起了何种作用，至今仍是争论不休的话题。但是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近乎疯狂的探索 and 追求精神，正激发了这一时期历险记作家们的创作灵感。马克·吐温笔下的异域风光，斯蒂文森书里的奇瑰异宝，凡尔纳心中的幻想世界，无不勃发着这个时期西方人的雄心和生机。

在这个时期，西方以小说为代表的叙事文学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。从文学的发展史来看，叙事文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。分别是以情节为主、以人物为主和以心理情绪为主。而十八十九世纪正是叙事文学从关注情节转为关注人物的时期。历险记的作者们在继承了重视故事情节传统的同时，也在塑造人物方面倾注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心血。后来的读者在被变幻莫测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的同时，又有谁能忘掉那坚忍不拔的鲁滨孙，顽劣可爱的汤姆·索亚和正直勇敢的哈克贝利·费恩呢？情节小说的引人入胜和人物小说的耐人寻味的完美结合，正是这一时期优秀

历险小说普遍具有的特点。

正因如此，这套丛书以十八十九世纪的作品为中心，为青少年朋友在浩如烟海的历险记里精选了十几部杰作。现在图书市场上这类读物比较多，大体分成两种情况，一种是整部作品的全译，一种是故事梗概的汇集。就前者来说，读者虽可窥到全豹，但是由于各种原因，即使是大师们的作品中也难免有浮句赘词。去掉这些，对作品的精彩性不仅没有多少影响，反而会使作品更加精练。而就后者来说，编者为了尽可能多收入一些作品，一般都要对原作大加删改，好的基本可以保留下大意，差的则要大伤筋骨，但共同的缺陷是生动的人物和曲折的故事只能剩下一具具骨架，很难使读者领略到原作的绰约风采。有鉴于此，这套丛书的编者将中选作品过分冗长的叙事过程、景物描写以及人物对话做了一些压缩，保留的篇幅，约占原作的三分之一左右，尽量把最精美的部分奉献给读者朋友。从事这项工作的，都是已经获得了高级职称的大学中年教师。他们从小就是历险记的忠实读者，成年以后，对这类作品的热爱有增无减。现在，他们教授的课程是文学和历史，工作的性质使他们既能广泛地阅读到各种作品，又能以专家的眼光对作品进行严格的审视。入选的作品，大师的杰作约占百分之八十，但是其他作者的作品也毫不逊色。由于另有一套丛书是科幻小说集，所以编者只能依据比较传统的“历险记”概念来选择作品。他们的改编，应该能够经得起读者朋友的检验，不会是假冒伪劣产品。我说的是否实话，就由读者朋友来做结论吧。

贾三强

于1997年5月

目 录

1	所罗门王宝藏	1
2	黑 箭	95
3	汤姆·索亚历险记	185
4	木偶奇遇记	291

所罗门王宝藏

原著 [英] 斯蒂文森

改编 万省 王雨 乐观



1 所罗门王宝藏的传说

我叫阿兰·夸特曼，是南非纳塔尔省德班人，今年已经 55 岁了。我愿意把我一生中最高奇的一段故事公之于众。

那件事开始于一年半以前。我从开普敦搭船前往纳塔尔。那条船在从英国来的一船乘客换乘登船之后就启航了。

上船的乘客中，有两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。一位是 30 岁左右的绅士，他身材高大，极为健壮，有着浓密的黄发和胡须，一双蓝灰色的眼

睛藏在高高的额头下，称得上是一个相貌出众的美男子。他使我想起一个什么人，只是一时没有记起来。

另一个人正站着同我刚提到的那人交谈，他个子很矮，身体健壮。看着他的神态，我马上猜他是个海军军官。我猜对了，他确实是位退役的海军上校。

我从乘客登记表上查出了这两位旅伴的姓名，前面那一位是亨利·柯林斯爵士，海军上校叫古德。古德上校样子很古怪，他过分整洁，面颊刮得光光的，右眼上永远戴着单眼镜，从来也不摘下，我甚至以为是长在那里的。后来发现他睡觉前还是要摘下来，和他的假牙一起仔细地收好。

船出海不久，就碰上了猛烈的风浪，船身摇晃得厉害，叫人担心随时都会翻船。我呆在机房跟前，看着对面的摆针，借以消遣时间。

“那个摆针不准确，没有经过认真的校验。”身后忽然传来一句忿忿的话语。我转身一看，正是古德上校。

“是吗？”我乘机与他搭上了话。

这时，就餐的铃声响了，我和古德上校一起去就餐。亨利爵士已经就座了，古德上校在他旁边坐下，我坐在他们的对面。我以打猎为生，古德上校也爱好打猎，我们很快谈起了打猎的事情。不久，话题又转到了猎象上。

“先生，您算找对人了，跟猎人夸特曼谈猎象，真是太长见识了！”旁边的一个人插嘴说。

亨利爵士这时张口了：“先生，您是阿兰·夸特曼？”我回答是。他低声说了句：“真幸运。”

用过餐后，亨利爵士邀请我到他的舱里去吸烟。我们三人落

座后，亨利爵士问道：“夸特曼先生，去年这个时候，你是在德兰士瓦省北部的巴曼瓦陀吧？”

“是啊，”我非常惊讶，他怎么会知道得如此清楚。

亨利爵士蓝灰色的眼睛，紧紧地盯着我。

“您在那里是不是遇到过一个叫内维尔的人？”

“是的。我们做了两个星期的

邻居。那时他正准备深入内地。几个月前，有人来信向我打听他的事情，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回信告诉了他。”

亨利爵士说：“您的回信已转给了我。这些情况我都知道了。”

大家沉默了片刻。

“夸特曼先生，”亨利爵士又开口说道，“您能告诉我内维尔先生出发的目的吗？”

“知道一点儿，”我不太愿意回答他的问题。亨利爵士显然感受到了。



“夸特曼先生，”亨利爵士接着说：“我想告诉你，内维尔先生就是我的弟弟乔治。”

“噢，”我这才明白，为什么一见面就觉得亨利爵士似曾相识。

“我就这一个弟弟，”亨利继续说道，“5年以前，我们弟兄之间吵了一架，在气头上，我对他很不公平。就在这时，我们的父亲没有来得及立遗嘱就去世了。照例，这种情况下全部遗产应归长子继承，结果我的弟弟就两手空空地出走了。这件事真让我羞愧。原谅我用这些琐碎的家事打扰您，我只是想让您清楚整个事情的原委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我为自己得到的信任而自豪。

亨利爵士又说：“那时我弟弟只有几百镑钱，他带着这点儿钱，改名内维尔就去南非了，指望靠运气发财。几年过去了，我多次给他写信，都如石沉大海。我越来越为他担心，到底是亲骨肉啊。”

“是啊，”我想到了自己的孩子哈里。

“夸特曼先生，为了寻找我的弟弟，我已花费了一半家产。你的回信使我稍感安心，至少在一年前，乔治还活在人间。于是我决定亲自来找他，古德上校也陪着我来了。”

我向烟斗里加了点烟丝，这时亨利爵士又问道：“您在巴曼瓦陀听说我弟弟的什么消息？”

“是听到一点儿，”我说，“我听说他去所罗门宝石矿了。”

“所罗门宝石矿！”他们两人惊叫起来，“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我说：“我也只是听别人说起过。有一次我隔着130英里的大沙漠，远远地望见它周围的大山。我给你们讲讲所罗门宝石矿的传说吧。但请你们不要把我讲的话再告诉别人了，可以吗？”

得到他们肯定的回答后，我就开始讲述了。

“我遇见过一个人，叫艾凡斯，他和我一样，也是个猎象人。艾凡斯很喜欢本地部族的传说故事。有一天夜晚，我们谈起了秘密宝藏的话题，他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他告诉我他在很远的内陆发现了一座废弃的古城，他认为那就是《圣经》里提到的俄斐城。他忽然又对我说：‘你难道没有听过苏里曼山吗？苏里曼不就是所罗门吗？所罗门确实有一座宝石矿。一个老女巫医，把一切都告诉了我。她说苏里曼山后，住着一个部族，他们中间有一些大巫师，多少代以前，就从白人那里学到了手艺，他们知道发光石头矿的秘密。’

“这件事已经有将近 30 年了。可怜的艾凡斯第二年就被野牛顶死了。有 20 年的时间我再没有想过这件事。可是在整整 20 年以后，我又听到了苏里曼山和山后国家更详细的情况。那时，我在马尼卡的希坦达村，正害着热病，身体非常虚弱。有一天，来了一个葡萄牙人，带着一个混血的仆人。我们简单地交谈了几句，我知道他叫约瑟·西菲特里。第二天，他就走了。临行前，他向我告别说：

“‘再见，先生，下次我们见面时，我就是全世界最富的人了。’我看着他向沙漠里走去，好生奇怪，他是不是发疯了？

“一个星期后，我坐在帐篷前，望着大沙漠里落日的景象。忽然，远远地看到了一个人影，他一会儿在地上爬行，一会儿站起来艰难地走上几步。我马上派了一个人去接他，很快把他背了回来。这人正是约瑟·西菲特里。他已经完全失去了人形，只剩下包着一层皮的骨头架子。

“我递给他一杯水，他一饮而尽。一会儿，他又昏了过去，嘴里不停地喊着苏里曼山呀，宝石呀，沙漠呀一类的胡话。看得出，

他已经不久人世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醒后，看见西菲特里坐在那里，对着沙漠凝望。旭日照着几百英里外苏里曼山的巅峰。

“他伸着手臂指着那里，叫道：‘就是那里，可是我永远到不了了，谁也到不了啊！’

“片刻之后，他转头对我说：‘朋友，我快要死了，你对我很好，我要送给你一样东西，如果你能活着穿过这片沙漠，就能到达那里。’

“他从身上摸出了一个黑皮袋，把它递给我说：‘解开它吧。’我照着他说的做了，从皮袋里取出一块又破又旧的麻布，上面用古老的字写了些什么，破布里面还包着一张纸。

“他的声音更微弱了：‘布上的字，我费了很多年才看懂，那张纸上写的就是翻译出来的。我的祖先是最早来到这里的葡萄牙人，这份文件就是他临死前写的。他叫约瑟·西菲特拉。300年前，他的奴仆在那些大山前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他已死去，就把这份文件送了回来。但谁也看不懂，直到我才算看明白了。我为此送了命，我把它送给你，你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你千万不要给别人，要自己去！’一个小时后，他就死了。”

“那份文件呢？”亨利爵士和古德上校都关切地问。

“这份文件我还没有给任何人看过。原件存放在我家里。不过，我带着它的抄本，还有地图的摹本。这就是那文件。”

余乃约瑟·西菲特拉，即将死于此石洞中。1590年，余以自身鲜血书此文于破衣片上。若此文件被持还，请转奏国王派兵来此。若能越沙漠、跨高山，战胜凶悍之库坤纳人，陛下必为最富有之国君也。余曾目睹白色死



神身后所罗门王宝库中之无数宝石，奈何女巫
夏古儿叛我，致我一无所获。务杀夏古儿以祭
余之亡灵。永诀矣！

他们两人目瞪口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古德上校先开口道：“我已两次周游世界，到过无数地方，要是曾经听过这样的怪事，就把我绞死。”

“真是一个离奇的故事，夸特曼先生，您不会是编出来的让我们开心吧？”

“如果您这样想，那我也只好说到这里了。”我收拾起文件，起身要走，我可不愿意被人看成是顺口瞎编的人。

亨利爵士忙拉住我说：“对不起，夸特曼先生，不要见怪，只是这个故事太令人难以置信了。”

我想了想，也觉得这故事的真实性很难让人相信，也就心平气和了。“对了，我还没说您弟弟的事呢。”

“我认识和他在一起的吉姆，他是个很好的猎人。内维尔先生动身的那个早晨，我看见吉姆在忙碌着，就问：‘吉姆，你们要到哪里去？猎象去吗？’

“不，先生，我们去找比象牙更值钱的东西，比金子还要值钱。”

“我不想被人看作是个爱打听闲事的人，就没有再问下去。一会儿，吉姆叫我：‘先生，我们是去找宝石的。您听说过苏里曼山吗？’

“‘我听说过一个愚蠢的故事。’”

“‘不是故事，先生。我见过一个女人，她是从那儿来的，是她告诉我的。可她已经死了。’”